

古时候的海南人,他们讲什么话?操不同方言的人在一起,讲的又是什么话?相信古时琼人的共同用语,应该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磨合过程。

方言固然保留了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精髓,但也给实际生活交流带来了阻碍,要克服这种障碍就要有“通用语”。

无论是从清末时期的海南话,到民国时代的广东话,再到解放后所普遍推及的普通话,从海南“通用语”的变迁中,都能感受到海南人谦和豁达、海纳百川的性格。

明清以琼山音为正语

据《辞海》介绍,“雅言”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“普通话”。孔子在山东曲阜杏坛讲学,三千弟子来自五湖四海,如何克服语言障碍?靠的就是当时的通用语“雅言”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天下大同,开始有了“书同文、车同轨,语同音”的客观需求。这个时候文字空前统一,民族的共同语有了新的名称“通语”。

国家统一后,共同语的推广主要依靠官员。但凡读书人进入仕途,无论在京城任职,还是到外省做官,如果说家乡话,别人就听不懂,就影响工作。所以客观需要各级官员,必须学说大部分人都能听得懂的官场上通行的话,共同语又从“通语”演变成“官话”。

唐代开始,把官场中通用语言叫做“官话”。这种“普通话”直到清代还在使用。从元代开始,首都都在北京,北京语言很快成为全国通用语的基础标准音。北京语言成为新的“官话”。

官话之所以叫官话,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,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。在那无广播、电视,交通大多靠走路的古代,普通百姓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。族群之间的海南话方言,就足以满足平常日子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交流。

根据张岳崧主持编纂的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记载:“州城惟正语,村落语有数种。一曰东语,又名客语,似闽音;一曰西江黎语,即广西梧、浔等处音;一曰土军语;一曰地黎语,乃本土音也。大率音语以琼山郡城为正,使乡落一切渐相染习,皆四通八达之正韵也。”

可见,清末年间,海南方言主要以海南话为主要流通语言,其中以州府所在地的琼山口音为“正语”。语言的优越感通常来源于发达经济。作为州府,当时琼山的经济明显发达于其他地区,经济上的强势也会导致语言传播的强势,因而人们来往交流,以纯正的琼山口音为豪,如此下来,村落之间渐相染习,琼山口音成为了正统通用语。

民末时期的混杂语言

上世纪百年之交时刻,中国遭遇了空前的民族灾难。立志复兴中华的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寻求强国之路,在语言文字方面,开展了“白话文运动”和“国语运动”,中国语文现代化先驱卢戇章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音,并创制出汉字的字母式拼音方案。但远离中原动乱变迁的海南没有受到这次运动的太大影响。

“在学校里,我们是两种语言体系授课,读课文用官话,但解释起来还是用海南话。”75岁的文昌老教师云凰回忆说,由于所属广东省,与广东人的经济来往密切,白话的流行更为广泛,至今海口很多70岁以上的老人,多少还懂得一两句白话。

到了民国末期,很多国民党部队南下退守,驻扎在海南岛,经常因语言沟通产生误会,闹出了许多经典、诙谐的笑话。

有一次,国民党军进村想买头猪来改善一下伙食,在好心的村民带引下,官兵们被带到了隔壁村庄的一大片竹林前,看着兴奋地指手画脚的村民,这才反应过来村民们把“猪”听成了“竹”。

当时的海南政界,流传着“无文昌不成机关”的说法。文昌人接受新文化教育较早,读书、外出工作的人多,加上口音绵软,文昌话的流传也较为广泛,因此,外来语言、尤其是国语对文昌人影响不大。时至今日,海南民间依然流传着文昌人讲普通话闹的笑话。

某天,有城镇机关干部下乡驻村,由于下雨耽搁,到村已过晌午。一热心村民看到干部们,连忙上前愧疚地说:“洪志(同志)你来晚了,现在瓦(我)们系赛(是菜)也没有了,盼(饭)也没有了,夯(汤)也没有了,就兴(剩)下几个曼猴(慢



1988年,海南建省,大批外地人的涌入,对普通话的普及是很大的推动。图为来海南找工作的年青人。 黄一鸣 摄

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移民社会,从3000多年前的古百越民族,到后来的汉、苗、回等民族相继移居海南,逐步形成了一个多方言地区。

经过历史演变,海南岛上的各民族虽某些特征不断在同化,但作为民族的基本特征方言却被保留和延续,形成了今天十里不同音,百里不同俗的混杂现象。

海南方言的丰富性有其不可或缺学术价值,却给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,以及今天的普通话推广行动造成诸多障碍。

头)!”

诸如此类的笑话数不胜数,开心一笑的背后,也反映出学习共同语的必要性,尤其是在海南岛这样的多方言地区,如果没有共同语,就会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造成很大障碍,影响社会发展。

海南普通话冷热不均

从上世纪50年代的百万农垦大军南下开荒海南岛,到60、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海南,8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十万人下海南建设,普通话在海南的推广普及,无不与海南开发热潮有关。

1968至1975年间,十万知青下海南。这群热血青年,不仅是当时开发海南岛的主力,他们带来的先进思想观念和文化迄今犹存。

63岁的谭秀荣,成长在偏远的保亭南林乡,但她从小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“当时的老师基本都由知青担任,没有知青,我们可能连拼音为何物都不知道。”

而出生在琼山地区的黄先生告诉记者,他从小无论在课堂、社会、家庭,耳濡目染的都是海南话教育,直至他80年代毕业工作后,在单位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们,才开始学习普通话交流。

为什么一南一北的普通话普及出现冷热不均?这也与当时的政治、经济格局有关。1955年,海南黎族苗

族自治州在五指山成立,从广东调来一批教科文卫的高素质人员,期间对中部山区进行了全面“扫盲”行动,推广普通话,影响至今。

在五指山区的黎苗村落,无论是古稀老人,还是黄口小儿,大部分人都可以说较流利的普通话。而在文昌、定安、海口等琼北一带,仍存在着文白异读的风俗。时至今日,琼北一带的很多大学生,在外求学中仍会因为口音浓重、咬字不准等所带来的交流困扰。

1988年,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,迎来了史无前例的“十万人才过海峡”人口流动大潮,使这个偏居一隅的海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

在外来文化、经济的强烈冲击下,动摇了根深蒂固的海南话方言地位。在城里,无论是街上吆喝的小商贩还是机关单位里的工作人员,大家开口说起蹩脚的普通话。

随着时代发展,海南普通话已从官方正式用语普及到寻常百姓人家。无论是在家庭饭桌、服务窗口还是政府机关,普通话已成为人们日常用语。

海南省语言文字办公室退休干部朱运超认为,如今,在很多乡镇学校还存在方言教学现象,这造成了很多农村学校普通话基础差,也影响了语文教育的提高;同时,受方言口音和表达逻辑影响,海南人在普通话的标准化、规范化上还有待提高。



海南城里的孩子,从小就接受普通话教育。 新华社发



从『琼山音』到『普通话』

海南岛通用语的变迁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 黄青文